



謝  
談  
戲  
坤

又 7  
4088  
2



Handwritten ink character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title,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Large, dark ink blot or smudge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large character or a significant mark.

卞榭談獻下

朴承任尹鏐

鄭時凝宋將軍

朴洲魚繼卜

黃功康世爵

金忠善貴盈介

金宗立趙某

屈氏梅環

申濶慶河昌

申錫新源



成揆憲金百鍊

李夫人郭夫人仕夫人

江上烈孝女金銀爰

賣粉姬玉娘柳氏妾有分

山南烈婦金時雨

金垣金呂鳴

李述原慎明翊田興道

金晉熙

李秀節張翮

金聖基金鳴國

李台明釋致雄

洪世泰李泰

嘉山童郭氏兒

金百祿田日祥洪禹祚

刑仙祁利衰

魚錫光洪捷

翠梅莫德

趙節婦優人妻

金姬

趙皖

牛尋雋首坐  
權克中李德宇

艸樹談獻三

朴承任尹鍊

朴承任密陽人父安禮崇禎丙子安禮沒承任方上  
墓哭聞虜至與母避兵東峽路遇權井吉以兵覲  
王承任為之策曰城中望援兵甚急子由龍津渡兵  
取訓局庫所藏硝藥以自資分兵上黔丹山樹幟為  
疑兵賊必撤城圍而至我以精銳從東門入計之上  
也井吉果上黔丹山虜將欲擊之清主曰兵少而氣  
銳其帥必勇殄之不足為武徒損我勁遂不擊朝廷  
既與虜講好承任西向哭既卒喪遂棄舉業曰吾繼



不能蹈海而死豈忍揚揚為仕宦計哉好與隱遜者  
遊與許格最善

尹鏐南原人父孝全母忠武公李舜臣之女也少好  
經濟之學其婦父李文忠元翼常曰吾婿宰相材也  
丁丑虜虜成鏐痛之不應貢舉講北伐之策自鴨綠  
以西道里險阻兵馬錢穀多少皆瞭然甚悉有書曰  
恒符同竒蓋孫吳之術也其弟鑄襲其說而用之與  
柳赫然等設體府廳於相國許積家側廣募力士招  
納無賴聲言復明室然鑄實虛譽也鏐成之不從卒  
以誅死鏐家甚貧有一婢及水田數畝不給於用亦

賣之自食夏月屋漏甚鏐錕鏐而注之閱章潢圖書  
編其勤苦如此藤葛蒙垣外踞人欲入乞火同行者  
挽之曰乞火而入林藪中何也尚書尹深訪鏐鏐具  
弊中短褐以迎儵然無窮困色深歎曰得與神仙中  
人遊也尚書李袞欲薦其材未果竟以窮餓終年八  
十  
朴承任等皆竒士也 孝廟當北伐時可以奮戈躍  
馬為前驅惟是公也可以運籌帷帳而決勝者惟是  
公也彼既不得乎此而泯然自晦于世以遂高節者  
豈不誠丈夫哉

鄭時凝宋將軍

鄭時凝字汝績，汴谿人。父文翼，觀察使。時凝材勇絕人，中武科。孝宗方欲北伐，蒐羅材武，嘗見時凝騎射，而奇之。每禁中肄射，輒召試，褒賜甚盛。時凝亦感念恩遇，謂將朝夕麾兵渡鴨綠水，磨鐵槍以待。及孝宗薨，時凝願無所用，賦金文谷壽恒，惜其材，言于朝。屢試之，邊上州郡所至，以廉白稱。老居露梁，江上貧無以具酒，大雪中射禽，庶之屬從，野老乞酒為樂。酒酣，輒慷慨言。孝廟時事，撫所庶，庶曰：「此槍已吞蝕矣，幸未死時，一得當胡首而國雖危，無所恨。」

聽者亦感歎不已。嘗在理山射猛虎，殺之，頂上嘗世傑，以畫名為馮鄭將軍射虎，畫精爽可畏。子孫衰絕，瘞之塚前云。

宋將軍佚其名，光州備也。孝宗下令求力士於國中，舉千斤者，方中格，座首出自州言之。宋將軍拍庭畔石曰：「彼可千斤耶？」即舉之，甚易，座首甚喜，告之。詎之果中格，遂以聞。宋將軍既至京師，上促召之，命侍衛武士角力，皆莫能及。且賜食甚豐。宋將軍啖之，立盡。上益奇之，即冠于前，且賜官人為婚。賜茅金虎門外，刁鈞，擗袍之屬，皆從內府出，甚寵愛之。已

而試邊上小鎮使習邊塞事上海念而賜與馳驛  
相屬上薨宋將軍梓聞諱音悲哀勸寃棄印符馳  
至闕下痛哭入其家其妻感上息已自繆死節度  
使又以宋將軍棄鎮請梟其首顯宗憐而赦之宋  
將軍無所依密龍仁縣縣人見其軀幹壯大如驅虎  
呼曰宋將軍為酒食邀宋將軍俱食觀其啖以為笑  
樂宋將軍當孝宗諱日輒終日勸笑常着孝宗  
所賜錦半臂盡弊獨存銀釵常有涕淚痕人勸賣以  
自食則不肯也

鄭時凝等並孝廟所求材勇之士也昔孝廟在

瀋陽遇會稽人孟永先西會稽國及即位以生聚  
教訓為事文而致宋文正諸先生武而求李貞翼諸  
公皆任之以北伐事然聖祖蓋欲自將之時凝等  
苟得備行伍奮跡勇而威胡虜則誅多爾袞豪格輩  
必易如拉朽矣

### 朴淵魚鱉卜

朴淵南蠻人崇禎戊辰漂至耽羅淵不識字以蠻語  
稱其姓名曰朴淵淵在國有善占候者言某日風某  
日雨其驗甚神航海者準之淵不遵其指遇颶而漂  
云為人卓犖每言善惡禍福曰毋庸汲汲天報之矣

其言類有道者談土風曰地煖無霜雪每天陰而重  
露老人言此中國雪下之日也國法作盜者無輕重  
皆殺由是國無盜賊日本琉球安南之國皆淵所行  
貨者亦嘗遊小人國其人善錦布海島人言高麗俗  
炙人肉而食方到耽羅也會日暮太守張炬以審之  
舟中人皆哭此炙我之具也久乃覺其非淵雖甚寒  
不綿衣身體壯大碧眼白面黃髯垂腹見者異之娶  
我國女產男女各一人淵至本國二十六年癸巳西  
洋人又漂至耽羅朝廷遣淵視之淵戒傍人勿先言  
以觀其所為西洋人察視淵曰是與我若兄弟者也

相對而泣西洋人曰我國商多徃日本送我日本可  
得歸淵曰日本俗雖其國人漂從他國還輒殺之邪  
羅宗門頃歲漂到此即送對馬島島主盡屠而奪其  
貨若等徃日本必死我來此隸訓練都監身安而食  
足若等且從我至 王京可乎衆曰諾既至京令隸  
中外諸營西洋人多技術最精曆法醫方其巧匠良  
冶多死於海只有解星曆者一人解拳法者一人善  
身銃者一人善大礮者十餘人後多逃之日本  
魚繼卜訓局管庫也 顯廟辛亥北闕人得一兒於  
海上無人處年可八九歲衣服殊而言語不通茫然



不辭所從來送致之備邊司備邊司令驛者徐孝男  
問之其音不可辨久而後微可通問土俗即舉臂上  
下作射獵狀問所由來即掉杻歌側若刺躬者訓練  
大將柳赫然令率伍養之名曰縑卜姓曰魚以其為  
魚皮毬子之種也

我國三面距海少寇盜然東南海上常有紅毛夷阿  
蘭陀之屬漂至即倭奴勿論也海中諸國皆侏儻啁  
啾不可通其俗然性悍毒易忿所挾兵器皆精巧萬  
一為邊土梗安得而制之士可以海外殊俗而不之  
講乎如申叔舟海中諸國記真知籌國之方也

### 黃功康世爵

黃功者杭州人舉武進士任職 崇禎末流寇犯皇  
城天子崩清人破逐流寇遂自據燕京功為清所俘  
時 孝宗大王從八燕功與其從王鳳岡等隨至本  
國是謂從龍十三姓 上時在鳳林邸居朝陽樓館  
功等於樓下閭里相望歲時賜與甚給功等安之  
上即位授功嘉善大夫 顯宗丁未福建人林寅觀  
等北十五人漂至耽羅時鄭成公在臺灣遙奉 永  
曆弼為永曆二十一年大統歷然 永曆皇帝十七  
年為吳三桂所弒成功未之知也寅觀等賈人也為

成功敗海中携大統曆而至時州野士大夫憤滿洲  
珍明室日夕思報之及聞皇統猶存競駢闐于道求  
見寅觀等握手潸泣悲不自勝或筆談相酬答以抒  
其慷慨然秉國者恐事泄將執之與清寅觀等至國  
門外堅不去朝廷苦無以開其意迫功好諭之寅觀  
等聞功南音也為叙流離困苦狀且曰感國王義  
得生既至此又何為送與清人也寧餓死不可行即  
相向而哭功感言清人寬厚得罪人不妄殺朝野安  
樂若雖去不死且可得還鄉路寅觀等意少解仍問  
功何為至此功備言北京殘破得衣食於此將二十

年未聞故里存沒且問南方云何答曰身居海島不  
知兩國興亡然聞皇帝八海中者四歲以雷化寧州  
為界功雖為朝廷所驅而諭遣寅觀等心鬱悒不幸  
寅觀等為閩越之歌功亦歌木蘭花詞自叙在皇  
朝時事曰文著藍衫武披金甲御前欽命傳旨意  
後苑防門提調兵修築邊城征討三山留守鳳泗奉  
勅西洋為制使埋伏太湖為守備顯名池河亦閩越  
音也寅觀等將行乞留至春而後發功不可寅觀等不  
飲食功勸之食且恐其自刺搜棄之刃有二人自縊  
欲死即強遣之既入燕未知生死脩邊司吏石希璞

言清人放于寧固塔盡殺之亦未詳切卒賜葬地子孫皆為委巷人

康世爵字子榮荆門人故家通州移撞州北石塔村曾祖祐以勇健擢金州參將屢與蒙古戰死之贈指揮祖霖從經略楊鎬擊倭於朝鮮死平山贈都指揮給功臣祿父國泰亦以武顯為青州通判布政使王象乾論在州不法繫之獄時建州叛命經略鎬討之廣寧總兵李光榮與國泰聯榜相善即言國泰武藝可制敵得宥之仍擢為中軍光榮去又屬李如栢及鎬分四路八滿州令國泰率廣寧騎一千五百從劉

綖至牛毛之谷綖所分路獨遠且險巖路錯互不能軍時世爵從父深八父叱之促還世爵不忍去匿帳外而踵之國泰招八帳撫背曰此何等汝尚隨我也過牛毛嶺三十里遇賊將戰賊伏兵從左右山谷中夾攻之綖敗死國泰亦中矢死僮奴皆散日將暮世爵移父屍置山北巖下壘石蔽之走八朝鮮軍時遊擊喬一琦監朝鮮軍見虜圍急即墮崖死將死附書朝鮮軍遺其子曰文臣武將以社稷為戲循私貪鄙致屬國喪師糧斷水盡朝夕且不保吾不敢離謹自裁家哈嶺上兒可奏知 聖明求赤城薛道尊以

家口還鄉我死而心安汝昨去催家丁若再來不必  
出關世爵遇一琦子泣言東兵若戰勝可收父屍歸  
已而朝鮮軍亦覆元帥降左營將死之滿州遣騎搜  
明軍匿朝鮮軍者縛去適遺置世爵世爵磨背石首  
絕其縛夜走遼陽世爵季父曰國亂第曰世祿與新  
經略熊廷弼善廷弼亦揚州人托至遼存恤世爵廷  
弼招謂世爵曰若壯健可起復復父讎即署為軍校  
越三年賊破瀋陽且攻遼陽遼陽人引賊上城城陷  
世爵伏積尸中以免潛走鳳凰城依李仁厚者避賊  
山中仁厚遇賊死家覆世爵獨得脫遇廣寧人劉光

漢糾合遼陽散卒三百人入鳳凰山遇賊大敗即走  
免光漢又死世爵被劊飢甚食州木實煮羊裘以食  
得不死至瀋浦境流寓關西北諸縣最後居會寧地  
世爵既東來娶婦多生子然常睠顧中原又為土著  
人所賤著自述篇以自傷云中原既傾覆避地人至  
朝鮮者多誕妄無情宗獨世爵卓犖抗慨為學士大  
夫所愛世爵亦故為詆諆不羈以取容於世為室名  
曰楚冠常居之江北多蒞會寧民取而蓋屋世爵獨  
以蒿曰母令人疑我涉胡地也戎子同居二子皆趨  
健善射有楚士之風方深河之敗朝鮮人不得以一

琦書傳其子後數年從事李民寔賚之至本朝 黃  
功等並 皇朝之餘流離失所能自全於亂世冠裳  
儼然不為胡虜之臣幸矣中國人薙髮左衽戴滿帽  
與禽獸無別視此果如何也胡虜據天下已過百年  
中國人安之飲其祿而仕宦如不及功等之後雖困  
苦佗僚能以其先祖之心為心乎昔功之徒廩於都  
監為假倭每治兵輒穿斑襴之眼跳躍嘯呼至 正  
宗朝除其役陞為漢祿得守護 皇壇 皇朝之子  
遺亦宜知所自勉矣

金忠善貴盈介

金忠善倭人也始名沙也可萬曆壬辰日本豐臣秀  
吉將犯 天朝以假道名先寇我舉其八道兵以加  
藤清正為前驅沙也可屬清正將兵三千為左先鋒  
既入我境見衣冠文物與中州同慨然慕之禁其卒  
無殺掠自歸慕夏堂遂降我從朴晉金應瑞戰屢立  
奇勲朝廷賜姓名金忠善籍金海忠善感之海防十  
年不懈進階至正憲大夫 仁祖初李适叛先是降  
倭三百屬适也寧邊與适同誅徐牙之者最勇弼稱  
飛倭亡至密陽為忠善所斬以功賜田氏忠善辭不  
受丙子虜圍廣州忠善時已老從軍至雙嶺兵敗而

媿亦成即痛哭歸以終忠善娶仁同張氏家亦名族也  
貴盈哥滿州努爾哈赤第二子雄鷲善戰努爾  
哈赤死貴盈哥當立讓弘哥始弘哥始不辭而立貴  
盈哥既失位鬱鬱不自得挈其子女奔我我待之甚  
薄貧窮不得食以其女與武人朴切為妾生二子而  
依之丙子冬洪歹始寇廣州貴盈哥夜八南陽府殺  
府使尹察復歸洪歹始待之如初且并其女北歸  
明制勲戚子弟為京營掌宿衛夫趨勇之士不問所  
從來皆任武職無所拘如滿桂周遇吉皆降丁也卒  
能有樹立忠義赫赫然昭耳目甲申之難勲戚殉者

無多惟張鞏數家耳金忠善等並鷲雄豪健而歸我  
矣舉藩閩而屬之彼必有以報効而顧惜之不肯予  
是時金慶徽為檢察使守江都沈完遠為大將守都  
城金自點為元帥守正方彼何為者哉

### 金宗立趙某

金宗立鎮川人父貴賢中武科萬曆丁酉從戰蔚山  
倭有功宗立天啓甲子中武科碌碌鄉里間丙子虜  
騎圍南漢巡察使鄭玄規選兵八千人勤 王宗立  
以鎮川哨官從之至廣州之險川日卓午軍未食下  
令傳餐虜將碩託尼堪博和託洛託等禦之玄規軍

方列坐而食有虜騎從樹木間出沒已而火箭發而虜騎大至環而芟之軍大潰宗立跳出柵外問哨軍孫永立曰使安在荅曰不知也盍與我急走宗立曰失帥而安往即冒刃求之為賊所殺屍被焚不得永立歸聞之其父父曰渠得死所天何恨人皆曰宗立之節其父之使也

趙某鎮川人屋柏谷為人魁偉喜施與光海時幽母后于西宮某以其徒四十餘人將抗疏言不可至竹山逃者過半及渡漢江只四五人某終不揖疏上不報而歸丙子虜圍南漢縱掠於畿湖間某據縣之

深淨寺木川天安稷山安城振威之民依之幾千餘人某部有法胡騎四五持戈躍馬向寺門而至義孫汹汹欲散某挺劍叱曰我一舉足虜乘勢蹶之是遺之禽矣乃令其人環立若射者虜遙謂曰我乃求食者也須諸公少避容我搜糧去某不聽愈益自奮虜退某曰幸虜少不得敵我明日必引其衆而攻我不如登萬弩城據險以待遂引衆伏城上翳州樹而望之明日虜果引百餘騎圍寺而搜之不得虜大恚望城上有人引兵攻城甚急某預聚石為戰具關弓整砲為死戰許虜分三人為一隊劈板扇為盾而

執之蟻附而上進一步必發一矢某若無覩也虜既  
近令砲卒砲其板而執弓者射無弓者投以石多殺  
虜虜戰終日不得上取死者焚之而退虜既去某又  
遭父憂守殯於城西佛舍二胡騎白馬而至某潛伏  
壁後挾弓而俟之虜馬忽盤旋不進虜怪之而去亂  
已六郡之士將舉其功而拜疏某止之曰吾得以全  
軀者諸君之力吾寧可誣飾而欺天乎人感其誠而  
止某年過八十而卒以壽進秩為倉知中樞府事  
余屢過鎮川縣中見金宗立遺墟碑又過險川見諸  
公殉節之所至今有生氣當丙丁之際使人人得如

宗立虜豈得渡鴨綠水縱得渡豈能蹂躪跳踉如虛  
邑者雙嶺之戰賊乃三十三人爾敗嶺南兵四萬而  
有餘彼士卒無素訓臨陳而先志於走不然豈摧  
敗若是哉險川之卒雖憤乃身先諸路兵推刃而死  
敵一營鮮有全者耿耿烈哉趙某亦興義旅使六郡  
之民不罹於鋒刃其功亦可補述矣夫

屈氏梅環

屈氏中國蘓州良家女選八侍 周皇后 崇禎甲  
申季自成陷京師 烈皇帝崩 周皇后亦崩屈氏  
逃匿民間及清人破自成獲屈氏時我 昭顯世子



從清人入京師館前星門外文淵閣東廡又改館廣  
仁街西駙馬萬氏家清人以屈氏侍及世子歸屈  
氏從之屬萬壽殿事莊烈王后常北望中州泫然  
泣下時孝宗大王與一二臣議北伐事屈氏獨心  
知之常願忍死見皇朝之興復云將死言願葬我  
西郊覘覘而得見義師之出如其言葬高陽大慈洞  
梅環林慶業妾也慶業當錦州之役潛與天師通  
久之事泄清人令我縛致慶業慶業將如瀋陽顧梅  
環曰吾不能死於虜若可走匿許道所道亦壯士也  
家在陽州慶業至金郊驛而逃入天寶山削髮為僧

國中大索械其妻李氏幽之瀋陽獄李氏自刎死道  
卒免梅環孝宗大王將北伐求材勇之士惜慶業  
死召梅環問慶業驍武狀嘆曰安得慶業而將之哉梅  
環請曰上思慶業欲用之北伐乎上曰然梅環  
曰妾固知上不能北伐也上笑曰若何由知吾  
不能也梅環曰上在江都時見諸將將饋事何不  
斬之勒兵拒虜乎上失此機妾以是知上之不  
能北伐上撫然久之  
孝廟北伐之議誠天下之大義也于時國中皆奮有  
北首爭死之志雖婦人女子皆與其義事雖無成亦

足暴於天下 聖人之旨深矣

申瀏慶河昌

申瀏嶺南人 孝廟戌戌為北道兵馬虞候時清人  
徵我兵攻車漢車漢者羅禪也在極北鄂羅斯地在  
漢為堅昆丁零在唐為黠戛斯其人皆長大赤髮皙  
面綠眼而黑瞳者曰李陵之後也竊據黑龍江上侵  
擾傍近雜種俾不得朝清人遣兵擊之多不勝  
及是使瀏選北邊銃手二百及粟下旗鼓手火丁六  
十齋三月糧救之三月一日渡豆滿江十三日渡漁  
濟江十六日渡毛緞江十九日達寧古塔所過樹木

蔽天糜鹿成群遊魚不避人長者至十餘尺士取飽  
之行至厚通江又十餘日歷蒙古國四月十九日渡  
加里江至金泉江遂歷復介國其俗男女同衣服以  
鬚別之五月五日到曰介國曰介者清之別種也十  
五日到宋加羅江江與黑龍江合流乃車漢往來之  
衝也車漢以船為家不耕織事攘奪非水戰不能制  
清人製戰船大者長可五十丈小者長可十三丈高  
可三四丈內用板隔為三層下藏穀中藏兵具上可  
容五百人每船從五小船而至清將以曰介介夫落  
復介蒙古兵軍之六月五日解纜而行十日到黑龍

江江濶二十餘里色如紫色深不可測魚族禽獸皆黑  
車漢從黑龍江下流望見兵至驚聚其船橫布為陳  
分其半登島以犄角之清帥遣兵再嘗之多死傷用  
我副將襄是煨策以巨艦比列鉄干為城橫截水陸  
之間先擊島上人藏之復下水而戰不利相持五日  
士氣益沮我請火攻清師始利車漢財不即聽窮而  
後許之於是是煨與劉應天被甲登舟蔽火箭乘流  
而下相謂曰車漢船多硝藥火發而不即避必死車  
漢見是煨船甚孤疑之不即擊船近而火箭蔽延焚  
車漢船風雷又大作震盪天地二人回船走可十里

波濤猶涵涌窈冥晝晦半日始息數日而後達大軍  
清師迎謂曰方戰時風浪甚惡吾謂汝死矣相與觀  
戰地車漢皆爛糜枕籍腥臭彌漫蔽河皆曰此朝鮮  
之力也獲其兵兇其銃用珊瑚石穿獲火門置金鏃  
於龍頭龍頭落而金石相薄火起北蔽其船設椽加  
板上覆樺皮甚厚左右多穿穴為放北之用也七月  
十日還軍寧固塔舉鐵砲十人不能勝有械囚車漢  
舉之甚易其強力如此九月二十七日至寧固塔清  
賜我將爵龍骨大副骨大賞又若干清帥引是煨至  
家見其妻三人皆舉一臂垂一臂為禮進與合面且

設酒食甚盛翌年清人賜我陳亡者八人銀各三十兩傷者二十五人分五等賜銀有差

慶河昌東海上人往來慶興府撫夷堡以通貨為事天啓中滿洲強大侵及東海上東海諸府落皆服屬之以貂貉之貢貢滿洲河昌獨率其子囉囉只阿等八熊崑崇禎丙子我與滿洲和河昌滋益恥之移住獐島潛使人越滿洲境與中國通滿洲人畏之令我叢舟師一千取之我遣北道兵馬虞候劉續先與滿洲使者以精兵五百從西水羅鼓行獲獐島敗商於慶源府為之導將至島河昌命子吉羅姪牙豆宗

人梅介從人古郎阿潛理三艇挾毒箭伏叢薄中續先裨將韓希龍薄而獲之具告河昌在獐島續先夜圍獐島以砲奔一百八十人匿山後河昌急率部下人持兵奔巨藪砲齊發河昌及其屬男婦十五被擒並搜島中男婦五百口滿洲不殺處之也春地且運粟以餉

滿洲乃東胡之微者雄強遼瀋卒乃吞中國中國士大夫靡然服屬之况東北諸部乎獨羅禪及慶河昌不肯為滿洲臣倔強海上功雖不終其志諒亦奇矣

朴星錫新源

朴星錫字汝晶密陽人少蹕厲有奇節遊于九菴宋先生之門聞孝宗明大義欲以功名自奮一朝謝諸生學射中武科宋先生勸其讀春秋既而為文谷金公老峯閔公所知壬戌朝廷患西邊寇盜陞昌城為防禦營擢拜星錫星錫在邊戎事飭備盜為之屏跡嘗從使臣南公九萬赴燕書狀官吳公道一以詩名見星錫詩有男兒無限意瞑目視旄頭之白大驚曰公非我所及也已巳九菴文谷賜死老峯榕棘以沒星錫先已丁憂歸屏居田里後拜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未赴而卒星錫識解淹博天文卜筮兵法數理

靡不精談言屢中辨博不窮然不輕出晚家黃山杜門讀易以自娛其庶子曰新源

新源字景明風骨澄澈眉目如畫少好易善數計傳父法常往來公山之婦家室堂前寒峯山可數里婦黨請籌之即懸繩堂隅出鏡照峯影布籌兩對曰距幾尺寸也繩準之果然少上俗離山讀易心豁然開朗預知山外事尋下山處塵囂中即不能也家居江鏡江鏡人傳言其占甚神所居里曰彩雲百濟義慈王離宮之地產異花發於古根紅白芬馥不可明言其堂前多此花新源好奇每談說西洋利瑪竇及

皇明曇陽大師事又曰吾弟有神勇善用劍有大熊  
逸於野人林立而投之劍熊噬之晚如慈獨吾弟能  
搏殺之不幸早夭云洪啓禧學其數薦拜禮賓寺參  
奉然啓禧議行均役法新源貽書絕之  
朴星錫素以驕武稱然國俗賤武而崇文為武者雖  
地均而秩比亦為文所屈少倔強骯髒者輒謂之驕  
彼從大老遊素講明義理及見文宰便媚苟合以取  
功名誠不足於意安得不輕之使在文谷老峯之側  
寧詐驕哉新源之好奇不屈於俗有由來矣

成揆憲金百鍊

成揆憲字仲一昌寧人生於崇禎甲申後三年忽明  
室殘毀清人主中原常慷慨欲復之涅其背曰敬直  
內義方外國恥雪君息報始灸盡成文久之漫不可  
辨乃涅之老而居春川大明灘尋入谷雲山中搆春  
睡亭取諸葛亮興復之志也揆憲雖窮老無聊心常  
矐顧 王室國家有事輒赴之 肅宗己巳 仁顯  
王后將出宮揆憲倡諸生䟽爭之會者一千八百人  
是夜忠貞公吳斗寅忠肅公李世華文烈公朴泰輔  
被鞠令復敢言者死衆稍稍自引起獨揆憲及申五  
相不去屢呈䟽承政院輒却之甲戌 仁顯王妃復

位拜揆憲繕工監監役嘗代人撰疏忤旨謫瑯島二年乃還 英宗丙午以老拜五衛將適命百官有所懷輒陳揆憲以懋聖學破朋黨等七條事懇懇拖長陳奏不已 上悉嘉納之承旨言末官所陳猥雜煩屑請推考揆憲即起對曰臣所陳皆時務也承旨請推考此壅蔽之習也朱雲請劍以此聽者莫不變色戊申逆賊李璘佐等叛揆憲倡義募勤 王亂平條上安集之策格不達頓天金百鍊以問世英豪目之及沒哭之曰吾東忠義索矣

金百鍊字礪世號五黜頓天人昇平府院君溼之後也昇平為癸亥元勳家甚富然多罪人家財貨百鍊見家中物輒嘆感曰吾祖多蓄不義物吾何用是為累哉參銀之屬任人持去不之收也 朝廷以功臣孫錄之為郡縣雖廉白高潔邑事不治所至多壞亂散漫每為觀察使所殿嘗挈妻子入洞陰峽中久之復詣忠州彈琴臺妻在楊津祠屋中自出江上拾木葉多所書然皆荒怪不可解已而八青山峽中壬辰卒年 其婿沈馬李淞家甚貧淞夫人聞父為滎川守甚冀其濟逾年始遣紀綱負一大色而至僮僕隣里環集莫不動色及發緘乃三綱行實一部書

其空曰父贈茅幾女某復署官印又伴大芭蕉根三書  
中無他語但曰吾之官見三綱行實板甚佳為汝而  
印官舍有芭蕉甚敷大輒劉而送之可植以玩之其  
高潔如此百鍊又多靈異有人見其所記日曆云夢  
八閭羅殿閻王械一罪人責以交搆兩官問拷掠甚  
酷視之乃金尚魯也丙申果籍產如法百鍊又嘗至  
婿家忽勅主人促覆諸避雨之物時天無纖翳日色  
清朗而屢促之主人弟湘怪而問之曰山鬼入簷已  
而尾雲從南方驟雨至頃刻溪漲人不得渡  
艸野故多奇傑之士南漢之和誠百世之恥也士當

其時咸悲憤不自得輒爵祿入山林以自藏者類是  
也及時移世久則又恬然安樂不講春秋之誼獨揆  
憲秉大義以復雪為事久而靡懈豈非奇傑之士哉

李夫人郭夫人任夫人

李夫人號雪峰延安人延城府院君石亨五世孫郡  
守廷顯女歸平山申純一純一仕為延安都護府使  
夫人幽閑簡靜有藻思兼工書法案上常置周易及  
李白詩集子弟從場屋還閱其冊預定高下得失無  
不中子弟登試輒嘆曰世無能文者此輩亦得之耶  
代其夫裁酬簡牘見者不知其為婦人筆也名徹



上嘗下黑絹八幅求夫人筆其書益重於世詩集送  
於兵傳者二十餘首夫人多靈異嘗齋沐整衣服深  
卧屏障中戎家人勿驚俄而絕氣息久之傍人呼覺  
之即欠伸曰何驚我也神氣揚揚如平日若導引內  
視者有疾輒向空若酬荅舉手輒有物在吞之病乃  
已傍人怪而伺之如鳳仙花子香烈觸鼻久而不息  
問其名曰石中彈也問何由得曰天餽之其孫誤取  
吞其一味辛甘絕異夫人覺而恨之曰此非人人所  
可食汝壽必不長後果如其言病中閉目而吟如昏  
鑿實誦易非鑿也吉凶必有夢徵之皆驗子侄親戚

候者至外夫人必先知之促之來及歿後當祭子孫  
婢僕或不謹潔輒得暴疾

郭夫人彌晴窓西原人 王子師傳始徵之女嫁進  
士金鐵根少好詞翰鐵根卒自撰墓文就質於陶菴  
李先生緯鐵根於先生戚聯也先生以為嫂叔不通  
問無所可否然甚敬其文甚典雅不似閨壺體有  
集六卷

任夫人蹄允擊堂豐川人其兄弟並好學曰聖周以  
經行聞曰相周以文學稱夫人長於史學為人皆典  
實可為師法與子侄談說古時賢聖豪傑纒纒不已

聽者無不洒然嫁為申婦有集行于世  
詩自關雎卷耳以來多婦人所作蓋發乎情而止於  
義者也後世婦人之詩多秀麗纖薄不離於玉臺臨  
胎之習蓋關雎卷耳之風無得以見之東國婦人少  
能詩者獨推蘭雪軒許氏詩然其弟篇多潤色之如  
白玉樓上梁文咸以為李再榮所作二人皆輕薄無  
實故許氏詩少典雅之音人亦有所訾之者若李夫人  
詩幽閑清逸郭夫人敦厚可為則有闕雎卷耳之風  
豈許氏之所可比哉允摯堂又以史學稱談說亦足  
以勸人善如古之曹大家者其人矣乎

江上烈孝女金銀爰

江上烈孝女未知誰氏子故判書鄭載禧家在銅雀  
江上冬日寒冽有一童子行乞至其家年可十二三  
貌甚姣一僮從焉年亦差一二長而又纖好載禧問  
其族童子曰父責逋奴於南方與一賈婦賈利父裝  
而戕父於路兒遂無所依乞食到此其言甚悲酸載  
禧憐之暮舍之門傍屋間壁一嫗病無睡聞兩兒昵  
昵語閉息潛聽語幽鳴咽不甚分明已而一兒若  
潛出移時返曰跡得矣賊方宿僧房店第幾舍一兒  
即大哽塞曰腐心者三年今始遇矣一兒曰娘子泣

而已乎。天將明矣，少緩復失之，即絳絳為結束聲，  
戶開蹀蹀然，時月明如晝，嫗為之髮豎，而年老鈍劣，  
惧不敢跡。天既明，聞僧房店有人殺一客商而逸，刀  
函朒不抽，刀四射而首其街嫗，以告載禧，載禧大駭，  
良久太息曰：「即纖纖一妓女乎？逢人輒以為言，竟不  
知所之。」

金銀愛，康津良家女，里有安婆者，本娼也，醜而甚，口  
工誨淫，銀愛母饒產而吝，婆或稱貸不如意，憾而欲  
中之，里童子崔正連，婆與有聯，冲穉娟好，即以男女  
之好挑之，且言銀愛美，曰：「而欲之乎？」第言而私，銀愛

吾為而實之，吾患疥，藥債高，奈何？正連曰：「毋憂，事成，  
吾必重報。」嫗藥債乎？何有？婆乃出言曰：「銀愛耽正連，  
余實媒之，里莫信也。」或質之，正連正連曰：「然，銀愛期  
我於安嫗之室，為我大母所覺，踰牆而遁，於是銀愛  
之醜一邑莫不聞，嫁幾不得售，同里人金養俊獨知其  
誣而娶之。己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婆又揚言曰：「銀  
愛畔正連而嫁，正連背我藥債，我病之，瓠銀愛故也。  
銀愛素剛忍而受蟻者，且二年至是，寃憤愧恨，益不  
自勝，遂決計靡之。翌日夜，伺家人不在，潛持厨刀，扱  
裙而出，疾趨安婆之室，婆將睡，露半體，銀愛立燈下，

挺刃叱曰爾之淫反誣人乎昨日之誣又何甚也我欲甘心若久矣婆易其纖弱遽曰能刺刺我銀愛疾聲曰能徑刺其喉婆猶活急持把刀之腕銀愛氣益湧又刺喉之右婆始仆遂踞其傍刺輒罵凡十八刺見其殊乃抽血刃直走正連家路值其母泣挽之歸縣監朴載淳檢婆屍刺跡狼籍訊問如法銀愛毅然對曰妾之刺婆亦晚矣重被嫗誣不污猶污妾時未笄毘勉忍憤妾既嫁矣構誣益甚妾以是手刃之他人無預也聞之殺人者死妾知當誅然正連尚在妾死不瞑願官榜殺之以泄妾寃銀愛年纔十八身嬰

三木少無怖色觀者莫不壯之九覈而辭如一縣監觀察使欲活之顧拘於法婉其辭而上之 朝庚戌夏 元子誕生大赦 上審理死囚至恩愛獄 教曰此烈婦也使當列國時可與鼎箴齊名然殺人重律也問于大臣以聞左議政蔡濟恭議持法 上曰昔海西處女有殺人者似此獄 先王亟命之釋女出獄媒儉競集購之千金竟為士人妻至今傳為美談今銀愛不宥其可曰述 志事而樹風教乎遂釋之頒示獄案于湖南以為節義者勸 女人荏弱不能操兵刃與人爭考之傳記如呂母龐

娥之倫不多有裨史所傳紅線雲娘其事誠閃忽神  
異超寓言者所託設有是也即劍俠之流為人報仇  
怨解鬪難豈若二女之悍然奮袂手翦除賊讎殲滅  
淫醜之為快於心而校於義乎吁亦奇矣

賣粉姬玉娘柳氏妾有分

賣粉姬都下人家婢也少有姿首隣之子悅而挑之  
不應從而賈之姬謝曰吾故賤然窬牆而從即死不  
為也若即不捨請吾父母許而後可憐之子退而具  
幣造姬父母而言姬父母不聽於是思慕菀悒遂成  
疾以死姬聞而泣曰吾雖不沾於彼固心許之彼死

而改之非義也且彼慕我而至於死我肯從他而歡  
樂乎自誓不嫁賣粉為業而至於死

玉娘者鍾城女子而內寺婢也有殊色而喜書史家  
富而蓄書甚多常寢處其中邑中有儒生少年艷之  
作歌詞試投玉娘玉娘亦慕其才情和而謝曰與  
之唱酬生乃微露其意玉娘喟然嘆曰得生之才  
而托吾身足矣復何求即告父母約與為婚姻生遽  
沒玉娘痛傷之待生之親盡婦道守節而終身

金川人柳恒鎮之妾某其族人婢也族人適出使  
恒鎮守外裨守內恒鎮夜來飲裨奉漿而饋恒鎮

悅其姿執手而挑之婢大恚持莖刀欲斫臂曰吾聞古之烈女有斷臂以去污者恒鎮惧謝乃已仍誘之曰而與其為人婢僕曷若媵於我而脫賤籍乎婢愈怒不應已而曰君所言利也吾不可從然身已沾於君不可以他適君能終始我乎恒鎮曰諾婢曰吾父母在苟父母不許請以死報君翌日果告其父母父母知不可奪許之婢慮恒鎮妻不見容往為之執役累月乃以情告妻感其誠亦許之乃返恒鎮于父家以禮交焉其主不利也欲奪以與人與恒鎮父母謀居恒鎮于山寺久不

得歸夜叩門聲甚急視之乃妾也驚曰汝不畏猛獸乎胡為乎夜來妾曰不幸主有他意今事急逃則累父母欲一見君而死且死於猛獸可以潔身恒鎮喻遣之將身往解之未至其主果閉於閤室將使人亂之妾遂自經死其未死托其父母乞以夫之服歛瘞于路側以見恒鎮往來也金川人至今傷之

坡州驛奴金瓦夢妻有分亦賤人也幼從隣媪八邑憇棹楔之下問媪曰此何門曰旌門也又問旌門何故曰孝子忠臣烈女官旌之又問何如為烈女也曰不

事二夫為烈女有分竦然久之及嫁事其夫敬事其舅姑孝一鄉稱之嘗歸母家獨獲於野里有惡男子欲犯之前求其鑣有分恚不予而罵男子男子強奪脅之有分愈益奮罵奉擊男子折兩齒男子怒擊之傷其面有分披腹曰殺我男子即刺潰其腹乃仆男子刈草掩之慮其甦復蹴之而去有分果甦手納其腸而握之匍匐至家其母大驚問其故泣曰汝不畏死耶何不少屈以求生有分大恚曰母何辱我我豈畏死者耶釋其握腸出遂死縣聞之戮男子旌其門

先王制婚姻之禮以定男女之大倫執純帛而逆之合鬢而告廟媒氏掌其判不如是者謂之奔然仲春之月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奔雖惡德亦先王有時許之也夫讀禮而律身者苟有故則不能守其志者有之如四女人皆賤者非有濡染之素而成許以心則不欲渝其誓或許以身則不欲撓其節男女之情死生之分亦大矣而不之顧者何也昔箕子設教於東也國俗化之婦女皆貞信至于今賴之穆姜之節令女之懿誠幾家有之矣且余見聞不能廣只記其四安得以廣之俾茲幽潛耶

山南烈婦金時雨

烈婦嶺南某郡士族舅惑後妻 前妻子前妻子  
既娶而止不歸後妻生二子皆娶而烈婦其季  
也綏八門而舅姑俱沒久之有僧來言我前妻子  
道其婚時事私昵款曲可以為證左者甚悉距其  
逃殆三十餘年前妻子婦即信之為夫婦如初二弟  
雖不非心常疑之前妻子婦慙曰吾夫之出汝母之  
故也今歸而汝兄弟又欲構殺之耶即具訴于官  
官問其隣里族黨皆言僧之為兄也信二弟不  
當疑官痛二弟惡杖殺之僧夫婦專家政二弟

既葬其長婦自刎死烈婦時年十八九持刀警  
墓曰彼僧真偽未可知我將求其實苟未得也  
歸死亦未晚矣翦髮作頭陀狀從墓下而走遍  
遊國中山谷都邑閭里寺刹可物色者幾六七  
年而漠然無所得至安邊之黃龍寺時初冬蕭  
瑟海濤洶湧回廊闐然無人聲烈婦心自悲傷  
聲嗚咽不自勝寺有老僧明燭徹曉授其徒出  
而問曰客何為而悲若是烈婦見老僧鬚眉  
皤然真實不欺人遂具訴其情曰彼誠假矣而  
無以辨其假豈吾求之不能盡其方耶抑真者



已沒也明將歸死於夫墓老僧感然止之曰娘子勿過自悲哀天必鑑其誠老僧當為娘子送之歸翌日烈婦行老僧即聚其徒區處後事而叢衆莫知故也老僧至其縣詣官自言我前妻子請與初來者決之初來者見老僧色沮不敢出一言僧罵曰若以吾徒弟從吾遊者三十餘年具知吾家事忽不辭而去今乃為此初來者具服遂并其妻而誅之僧詣父墓而笑曰兒既不孝兩弟由我而死我何生為自到死烈婦嘆曰吾事畢矣可以報亡夫亦自刎死

金時兩舒川人生三歲父避家難棄家去時兩年稍

長日夜問父狀貌於母獨出求之南至海上而不得乃返又將求之也母持泣曰汝父出已久不可求吾惟恃汝而生汝又此往歸日未可卜吾何生為時雨乃娶於隣為之治貨產得饒而婦又賢母甚宜之於是時雨泣曰兒失父常悲痛寃結豈敢安於室娶妻為母養也兒今而後可往求父父不見兒不逸母勿以兒為念遂行磨天嶺遇一老父父時雨心動問之乃父也父子相抱持而哭哀酸動路人遂與俱歸州里皆感歎事聞旌其閭

聖人設教先正人家道者為其消患亂於未然未有

家道失而無患亂者也山南富人一失御家之法三子三婦皆殄而家遂止烈婦之名以彰彼以纖弱之質間關險阻歷久而不偷卒乃伸其願誠有志者如金時雨亦奇矣

金垵金呂鳴

金垵字汝彥光山人世家陝川垵為人寬厚好義英宗戊申春嶺南盜希亮等陝川川守廷弼聞垵名起家為府千總甚委任之郡人曹鼎佐者劇賊也夜謁廷弼言賊陷清州殺節度使希亮等屯安陰與清州賊相應盛言其可畏欲脅廷弼廷弼即縛訊

之迹見並囚其族兄聖佐即發兵自守且調海印寺僧守賊衝要地捉隣邑來救隣邑兵皆不至安陰賊復陷居昌而前廷弼自念單弱不能軍自往晉州求兵於節度使李時蕃郡椽鄭商霖出鼎佐鼎佐於獄破其械擁之為帥館客舍以郡兵叛付于賊且脅三嘉兵從已三嘉兵亦叛鼎佐等並陝之郡豪好武斷商霖方擁鄉權為橫郡中吏民特畏而從之其心固未欲叛王朝且官軍大破賊安竹之間獲其魁清州人金晉熙等復斬賊渠以上黨山城反正觀察使又緜旁邑兵將擊陝川由是陝川人益恐聞廷弼遽至

境潛欲迎之。洎初引疾避賊，有為賊勸洎解兵務者。洎奮曰：「此地主所命，惟地主令可解。若再言兵可解，齒我刃。」即拔刃斫門闌，賊不敢復言。洎遂與掾吏李台卿等謀討賊，誘聖佐曰：「晉陽兵將至，將軍不一鍊卒而敵之乎？」指前峯下曰：「此可為教場。」聖佐從之。移屯水庫，覘於是。廷弼客盧世燁與陝川吏校伏賊陳之才三嘉軍次，其後約聞銃聲則起。部署既定，賊頗疑之。鼎佐拔刃循軍中小吏李重春密謂聖佐曰：「危疑之際，副將軍不宜撓衆情。」聖佐欲斬鼎佐而止。呼諸校雜坐，呼飲。夜三更，洎世燁與三嘉把搃尹世雄

草溪把搃金呂鳴等掩帷幕以擊之，斃鼎佐。聖佐於幕下德佐傷未殊，即斬之。賊許澤跳出，洎逐及之。田中刺殺之，並擒其黨裴仲度、李星章等。郡中平，即備旗鼓迎鼎弼。八景四賊首牙門之外，星州牧使李普赫軍至境，聞之，奪廷弼牒為己功，徑告觀察營。且言廷弼逃走，洎迎賊，廷弼被逮，洎當斬。會觀察使朴文秀直其寃，洎得釋。錄功階堂上，僉知中樞府事以沒金呂鳴、彥陽人也。世居草溪，呂鳴早孤，無生業，力田而為人慷慨，喜飲酒。英宗戊申，清州賊李麟佐等先叛，鄭希亮、曹聖佐等相和，應全嶺，騷屑郡中。議呂

鳴有膂力起為邑把搃嘗會賓客親戚酒酣起舞仍  
歔歔曰吾當世亂為武任死固職耳顧老母而子幼  
將誰托乎且指二子而泣未幾賊起安陰陝川守李  
廷弼促召草溪兵草溪兵素縮於陝川而觀察使又  
督令進兵郡守鄭暘賓素懼日悲泣不知所出自  
韃馬而立欲逃走呂鳴力陳不可且言陝危急狀曰  
此賊不過鄉里無賴蒼卒烏合素無紀律郡兵若動  
與陝川三嘉兵臨之賊不敢犯而郡中自定今遷延  
不救巡察營以逗留論不亦畏乎暘賓視日早晚意  
不在兵筭言陝川危急若欲往則往兵不可得呂鳴

雖苦諫無可奈何即太息蹴暘賓前唾壺而趨出自  
以居軍任既不得領軍赴期約無寧身自趨信地與  
賊鬪以自解於上司即帶劔獨行暘賓已棄城跳趨  
高靈八星州陳時陝川座首鄭商霖乘郡守不在官  
出獄囚曹聖佐等為帥郡已陷賊呂鳴既至潛見千  
搃金垣於將廳垣方與其徒紛然有所指揮顧呂鳴  
曰方晨俟我於某所至則垣先來言我郡將在郡境  
今我發兵誅亂賊已與同志約矣君倘有意乎呂鳴  
懼躍曰是吾志也遂指心為誓三月之晦垣誘賊致  
野中夜飲既醉垣呂鳴等掩擊之賊駢死於幕幕之

下陝人報捷於星州陳暘賓夜聞郡治有相殺聲畏怖匿山谷中及朝見諸將校捷書有草溪把總金姓人着署大驚曰呂鳴在此乎是嘗蹴我唾壺而趨陝川意其從賊胡為在此草溪奸吏卞楚珩即言盍捕斬呂鳴以滅口也不然使君逗留之罪著矣暘賓初難之既而言於衆曰呂鳴背主將而從逆當斬即送令旗押呂鳴至即陳前斬之奉朝賀朴弼琦為司諫啓言暘賓誣殺金呂鳴罪尤重上令本道覈其狀時暘賓等多結權貴人左右之寃終不得白士當危亂之際機事不密則害于身虧于行陝川之

事至今訟李廷弼之寃而垵與呂鳴無知者豈不悲哉當其時垵幾死呂鳴死亦不得伸彼巧於誣者果何心哉功名之際終古然矣

李原述慎溟翊田興道

李原述字善叔延安人世家儒素述原幼俊拔有折衝才及長知名縣中 英宗戊申李獐佐叛臨清州其黨多在嶺南流布訛言郡縣皆騷動居昌縣監申正模憂懼不知所為擇縣中豪得述原而為椽時獐佐茅熊輔與鄭希亮菽難於嶺南希亮文簡公蘊曾孫也方居父憂即脫衰服率里中無賴刻木為印裂

錦為裳起自安義之南里據古倉以叛述原請正模  
菽縣兵討之將士素畏希亮即驚散歸希亮者以百  
數獨鄉吏慎克終不去述原與克終榜縣門曰縣民  
從賊者斬既而正模亦逃述原徒步二十餘里追及  
山谷中執其裾泣請還之縣正模亦泣不聽希亮入  
縣遣壯士縛致述原罵曰我移檄令整縣中兵迎我  
若敢違令為述原罵曰若祖文簡公忠臣也若忍背  
而為叛逆吾恨不得食若肉豈從若乎希亮黨羅崇  
坤請斬以令衆希亮曰刑不重無以威違令者使崇  
坤斬其額目鼻斷立死時年五十有赤電出縣之枕

流亭縣人異之子遇芳從右營將討希亮希亮被獲  
遇芳即斷其首一軍稱之述原既死事 上遣御史  
李宗城賜祭旌其門 贈司憲府大司憲 命觀察  
使立祠 賜號褒忠

慎溟翊字南舉居昌人少好潔行 英宗戊申送賦  
李熊輔鄭希亮羅崇坤等八縣中殺座首李述原欲  
令溟翊代之恐不聽令健卒縛致之溟翊自念徒死  
無益即從之陽為賊治兵事密以討賊方略報巡察  
使節度使討捕使三營又使別監李萬運乞救於星  
州右防將李慶宗自往熊陽倉備軍餉以待善山援

兵又告鄉中忠義士勉討賊部署約束甚密希亮等不知也移兵咸陽已而事泄賊即逸軍茂林驛四月一日熊輔八客館陳其徒欲斬溟翔衆競請貸其死熊輔恐溟翔死而衆叛即地使力士杖之溟翔罵曰速殺我事之不成天也我豈從汝者賊速殺我熊輔愈怒杖益力溟翔垂絕賊以為死即出棄之溟翔復蘓然傷已重不可救三日左防陳合縣中義兵至縣門外熊輔等皆敗潰被獲溟翔聞賊敗能大聲曰吾及見賊魁殺死吾死無所恨遂死屢贈承政院左承旨享景忠祠

田興道不知何許人戊申之難賊魁李獍佐夜八清州殺節度使李鳳祥討捕使南延年裨將洪霖而尸之與其徒申天永梁德溥等咸聚節度使之堂飲酒喧呼意氣張甚門外報有人請謁賊魁延入之其人請上堂行賓主禮既上堂又稍益近之賊疑之搜其身得一釵即杖問其所欲為其人曰吾欲為國家除叛逆夫何問賊究其徒閉口不言賊魁見其髡髻曰此黃河道人也仍殺之及亂平搜其囊有訴牒云田興道丙午謁聖武科初試入格考之兵曹榜目果錄閑良田興道年四十三居信川父幼學萬興問之

黃海觀察使郡中果有田興道遊湖中未回事聞  
恤如例  
戊申之逆非潢池者類梟獍相連諸道響應能知取  
舍之分而死於烈者搢紳則忠愍公李鳳祥忠壯公  
南迄年儒生則李弘茂幕裨則洪霖鄉品則李述原  
慎溟羽武夫則田興道惟七人而已巨室大族往往  
附及逆誅滅者多死之早晚無幾何而榮辱若是不  
亦悽哉

草榭談獻四

金晉熙

金晉熙故相國宇抗庶從子也居清州上黨城下以  
孝聞於鄉 英宗戊申逆賊李麟佐等藏兵於清州  
北藪夜陷清州殺節度使討捕使西向京師留其黨  
申天永為假兵使據上黨城發州兵以自衛晉熙始  
聞變憤甚往見虞候朴宗元曰今兩帥已死公盍急  
招山東兵傍檄列邑以守城宗元沈吟良久曰今無  
見兵奈何晉熙知其欲降賊即出宗元果降賊牧使  
朴瑾棄城走賊揚言京師已陷人心益恣恣列邑多



觀望甚者傳凶檄治兵糧以待賊晉熙從上黨路見所知軍校投賊者為語逆頓徃徃感悟曰公幸言之吾幾得罪於國家多止不徃晉熙即具酒食邀其親戚及里人雜坐語曰誰能從我殺城中賊者眾感其義皆曰從公先是晉熙約州校李震遇趙重廉募兵震遇果以眾至晉熙有母年八十矣握手泣曰吾前年哭仲兒今汝伯遠去生死未可知汝又欲棄我而死於賊吾寧先死不忍見汝死也晉熙曰日未午兒當還毋無憂也母曰日入不還吾當死晉熙即挺劍而馳從者七十餘人直抵山城水門外城上人欲射

晉熙叱曰若奚射趣召若將官來吾乃語會一賊將來即晉熙舊所識也晉熙呼曰今王師盡殺賊明日且到此盡戮若曹若曹不聞之耶若曹今盡死無類矣其人懼甚曰將奈何曰茅開門若曹皆脅從何誅之有其人然之適諭城上人開西門迎之晉熙以諸義兵既入即閉城諸義兵驚曰門閉而事不成將奈何晉熙曰城不閉眾必由此而逃吾所為閉之者欲以堅吾軍心且不令賊逃逸也諸義兵皆曰善晉熙即抵賊所居門外潛見其領砲者耳語其人八言天永曰卒露處久恐傷銳心請試放之天永醉曰諾

晉熙招其衆反圍天永館試放一砲諸義兵即壞門而八天永蒼黃覓獲劔而跳晉追殺之又格一賊賊勇悍既擊其腦落左耳猶挺刃而前勢甚急晉熙遽曰若不類賊豈官人歟吾誠誤傷之若母恨我賊曰諾晉熙即剖衣前袒與之曰用此拭血賊受之方拭其耳晉熙舉劔擊其脛賊倒即斫之於是城中定而日未午晉熙部署諸軍分付城門收兵使營將虞候印及賊中文簿將聞于朝晉熙母意晉熙必死滂泣欲自盡立談間人三四至晉熙心益恚會鄉人朴敏雄自州城斬數賊而至晉熙喜曰吾除兇賊非希

功也吾來時與老約日八而歸今不歸母危矣君既舉義而至請以為君功敏雄固辭不可敏雄遂自為啓晉熙乃與敏雄引所擒諸賊斬之裝倉中米餉士而返不自言其勞人亦少知之者召撫使俞崇聞之欲以晉熙名改上而未果湖中儒生二百餘人又上書訟寃於審理使審理使雖歎其義而亦不得上晉熙後以壽進秩至知中樞府事而終  正宗戊申搜訪亂中逸事晉熙名既徹  特贈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總府都總管隣佐敗於安竹擁紙傘騎白驃入陽智山寺自呼曰大元帥來

寺僧睨曰大元帥何物汝必安竹賊魁也呼其徒縛於石槽寺隣里申姓人聞之曳木履而至求賣曰此竒貨也僧不賣吾當奪之相與上下其價者良久隣佐帖耳而聽若牛馬也

晉熙當 國家之危亂首先棄葢斬賊魁義也不忍以已之榮傷母之志棄功而經去孝也既去而絕口不言讓也使晉熙揚揚然與因功居利者列亦晉熙之所恥也余在陰城聞於其外裔在縣中者長八尺餘鬚髯赫赫性伉直云晉熙既深藏于下邑湮沒沈潛矣 正廟嘗加崇秩而人猶有不知者其知者亦

掩諱不明言為戲亂錄中載朴敏確故也事在人耳目者糳糊若是况千載之下乎

李秀節張翹

李秀節韓山人故判書秀彥之族也舉進士精術數出八於忠獻金相國之門 景宗辛丑獄大起忠獻諸公被淫禍賓客多死秀節與忠獻之族令行等十九人被謫及宥逸過令行所居清楓溪歷言某歲一番人當復進某歲被禍諸大臣當復官其言一一皆驗秀節以術中禍幾死 英宗大王自在春邸知秀節故活之且其孫陷陋獄特放

張翺字大鵬居義州素解天象韓德弼為府尹會節使過期不至召翺問之翺曰王良星動主必遠出使待其遠而後發所以遲也使至問之果然翺嘗隨節使入北京與僕御混有識者執手問所為來亦異人也先君子嘗為雲山郡守遇之洪和輔謫所從容言賊星入紫微垣無何有丁酉秋獄晚而避名隱寧邊釳山以辟穀導引為事卒中竒禍死

術數固君子所不言也然有理必有數自星象卜筮六壬竒門之法皆由數而生苟得推之精究之明可得前知之如李淳風陳希夷之類其選也彼皆以道將之不妄言漏世故得免於禍亂苟無德而行之適足以自戕矣

### 金聖基金鳴國

金聖基者琴師也初為尚方弓人嗜音律棄弓而學琴且解洞簫琵琶能自為新聲都下衆伎皆宗之然家貧甚妻子飢寒亦不之恤也晚來僦居西湖買小舟釣魚以自給自號釣隱每靜夜月明泛中流引洞簫數弄水鳥皆驚起官奴睦甫寵上變獄大起遂殺金忠獻等四大臣為功臣封東城君氣焰裏人嘗大會其徒具駿馬徒從請聖基鼓琴聖基辭以疾不往

其徒請之者數輩終不往虎龍怒曰聖基不來吾且辱之聖基方與客鼓琵琶聞之大怒擲琵琶於使者前罵曰若趣歸語虎龍吾年七十矣豈懼汝者若善告變盡告殺我虎龍聞之色沮為之罷會自是聖基罕詣人作樂有好事者訪之用洞簫為歡聖基少語言不飲酒窮居江上以終

金鳴國畫師也自號蓮潭其畫得於心不泥古法仁祖時以黃絹梳貼命鳴國繪十日而後進固不盡仁祖怒欲治鳴國對曰臣固畫之他日當知之他日公主早梳有二蟲緣髮末瓜之故不死視之畫

也鳴國為人疎放善諧謔嗜酒能一飲數斗醉而畫方神嶺南僧持大絹乞冥司圖用細布數十疋為幣鳴國喜甚以布付家人曰用此付酒家使我得數月快飲足矣既而僧來索圖鳴國謂曰汝姑去俟我興到時如是者數四乃痛飲至醉臨絹而瞪良久即奮筆頃刻而就殿宇甚陰幽鬼物森列若動其掉而前者曳而刑者剉燒者舂磨者皆和尚比丘也僧見之愕然鳴國箕踞而笑曰爾徒以惑世誣民為事八地獄者非爾徒而誰八乎僧頓蹙曰公何誤我大事還我布當改求他鳴國笑曰若益市酒來吾為爾改之

僧即具酒至鳴國飲至酣即援筆髡者盡髮矣即投筆大噉曰此可以足汝意乎僧嗟異曰公誠天下神筆拜謝而去

懷絕藝者其性氣必異於人非駭迫束縛而得之也如金聖基隱居江上故以骸骸名豈虎龍所可屈哉世之士大夫或去就不能定以取污辱者視聖基可以知愧哉鳴國之畫亦閑曠後逸非碌碌庸人矣

李台明釋致雄

李台明字汝三號半癡宗姓也家在瑞興世以稼穡為事獨台明學為詩長於絕句槎川李公秉淵自

以為不及也少負氣多奇節擇賢豪長者遊每稠坐輒悲歌慷慨已而大笑槎川嘗得雪山圖為障子欲題詩其上若未佳乃屬台明台明諾之一夜大風雪寒冽甚槎川擁衾獨睡至四更忽聞叩門聲急問曰子非半癡乎曰然速開門張燈適得佳句思為公題雪山圖槎川即起迎之經至障子下疾書而去其詩柴門日落曉燈顏寒氣陰森繞閣梅病裡此身疑是夢雪山千疊忽飛來槎川大奇之台明以詩遊於洛久之老而返瑞興以卒

釋致雄號夢月居金剛山中與三淵金先生昌翁相

得也同住白華菴中讀莊子其徒弟霜勳亦能詩三  
贈詩曰夢月淪光後逢師滂滿巾又咏金剛題其輟  
曰峯竒盡瓊玉木老皆楓楠李槎川亦與之詩有曰  
萬木秋風獨立時霜勳老居雲岳山抱是帖而遊吾  
家吾幼時亦嘗見之  
漢城之北白嶽山下故多詩人蓋三淵槎川之風也  
如柳下洪世恭委巷人也詩名振一世當時公卿賢  
大夫皆折節禮之故名士韻釋多歸嶽下至今說嶽  
下體亦一時之盛也

洪世恭李恭

洪世恭字道長唐城人本人奴也好為詩善學唐人  
意清城金公錫胄曰高岑之流也其主怒世恭不從  
令欲殺之清城出白金一百兩東平君杭亦如之得  
贖世恭縱益遊學得交金農巖三淵二先生二先生  
喜為之延譽由是詩名益盛或言世恭詩當在石洲  
權鞞之上孫谷李達之下世恭意猶不滿也 上令  
工畫西湖 命世恭賦之遂為纂修卽掌選東人詩  
清城嘗入燕至槎子店見季父蘭詩文蘭江右秀才  
虞尚卿妻也為清人所俘瀋陽王章京以白金七千  
買之過槎子店題詩且曰天下有心人憐而見拯主

媪見之色悲楚淒黯而嬌艷動人從騎促之垂淚疾書右手倦即左手接書之清城為言世恭世恭作鷓鴣詞聲調甚妙為國人所誦世恭素德杭已巳文谷金相國之禍杭甚之辛巳杭被誅金氏諸人快之往觀其刑然世恭收杭屍農巖兄弟善之

李恭本名恭海字子山李公晚成奴也雅善書李公嫉其妖邪將殺之朴凝齋恭觀愛其才而免之清金尚明者其曾祖德雲為義州知印墓在義州尚明之先丙子被俘仕清為貴族尚明以文學師雍正主為散秩大臣尊寵用事贈德雲光祿大夫尚明常瞻念

故國為我事甚力壬寅冊封 英宗為 王世弟而請之亦賴尚明亦得請嘗願得我國屏且要我人必題之諸宰坐備邊司招恭書之恭即大書曰平生慣寫崇禎字不忍提毫向虜屏坐皆驚欲罪之豐原趙公顯命曰匹夫之志難奪恭雖妄不可罪恭遂免罪嘗坐事配陰城戍申聞賊入清州自請隸東伍哨官以討賊往辭其母母欲挽之即拂衣起去聞賊破而止恭卒以邪死

洪世恭字恭一流人也其材亦同世恭偉偉不可以勢屈恭沾沾好交結縉紳間干預時事終之世恭免



恭誅此可為賊而有才者戒晉菴李相國嘗言世恭詩有儻從氣觀其詩未盡然也要之幅尺狹恭筆能變為各體然輕薄不可法也

嘉山童郭氏兒

嘉山童者三登村氓也童母無子禱于嘉山寺彌勒佛夢言汝今有子童父遠賈適以其日逸有娠生子名嘉山童年十六暴長肥大龐碩如彌勒佛婦家在江東縣其隣也童往詣之折三牛之脊尹守翼隨父任往見之童所居室通壁為戶固已驚駭及見之聯五帽加之頭指如腕腕如股股如腰惟掩一布衾黃

色蕩蕩不可逼視一日食飯三盆羹三盆所能即紙牌象戲人莫能敵童本富家子家產從而盡二十餘歲而死

郭氏兒玄風人忘憂堂郭再佑之族也其父失其名稱別將云別將老無子過七十始生男男倅長大三四歲能負薪温父母之室隣里人異之或曰是將有後禍盍除之其父母憂之然憐愛不能決兒知之勸其母炊飯數斗邀隣里聚食兒亦飽而後辭父母曰兒之長非罪也為隣里所疑兒當遠去其父母泣止之不可留然每父母有疾覺室温恠而伺之兒夜輒

負薪至既跡之泣詢其故曰兒常念父母老無依候  
病發則輒來溫之居數年兒渡江入燕京匿于皇極  
殿傍為康熙主所捉兒曰我朝鮮國玄風縣郭別將  
子也主曰若欲何之兒曰願還東土主曰若還必誅  
不若留上國朕且官爾兒曰不可還見父母而死死  
亦無所恨主如其言還之朝議或欲生之文忠公閱  
鼎重獨言當殺景于玄風縣

聖人不言恠若二人者誠恠矣西方有藏禪者能投  
胎集舍嘉山童是豈歟郭氏兒塗於虜主之室其意  
未可知也豈欲為明室報仇哉苟然者其不成亦天

也

全百祿田日祥洪禹祚

全百祿穩城士兵也母夢白鹿而生故名曰白鹿及  
仕改百祿中武科為慶興府使將之官路過鏡城時  
李東彥為北評事以百祿為北方之傑留與飲談邊  
塞事甚悉且問自吾來此北路人云何有得失可詳  
言之百祿曰昔聞公居臺閣遇事敢言威稜凜然不  
可犯公自抵北幕日張妓樂以自娛他無所事聞帥  
守宰初甚怵畏相戒飭毋敢以過失見公今則曰易  
易也夫聲樂易傷人志公宜屏之而自重如不能遠

聲樂後勿輕論人人必反譏公東彥瞿然謝及遠盛  
言百祿可大用遂得擢拜忠清水使節度使而卒

田日祥

人以武顯嘗為羅州營將治盜甚酷凡

贓多與存八者皆死盜患之夜聚錦城山詬辱之甚  
醜日祥潛出而迹之聲在左岡即從右岡詈辱如左  
岡盜左岡盜亦而會日祥曰我淳昌盜也吾徒死  
於日祥將盡且及我我欲刃其腹顧力單不能辦且  
解腰間錢授卒盜曰趣具酒肴已而卒盜擔數盆酒  
且縛一狗至斫木而燒之日祥即傾一盆而飲盡手  
劈狗半體并骨啖之盜羅拜曰壯士真吾帥也日祥

曰來夜又會此至則盜皆會而加數人矣日祥曰若  
徒豈有壯士乎如得我數十輩麀日祥易如反手耳  
來夜又會此日祥益齎酒肉而往會者又加數人日  
祥曰吾徒數十各聚七八人豈惟日祥哉羅州城亦  
可覆也與若輩約我徒幾人吾皆能致之若等亦盡  
致若徒以某日為期眾曰諾於是日祥盡得其要領  
而反錦城去營數十里往返不移時雖傍御者不能  
覺日祥乃陰選城中壯士至期皆便衣納椎囑曰第  
從我至所期毋存等威必爾汝我不者遠而棍且伏  
健卒於山四隩約聞我嘯即出掩之日祥從十餘人

而至會者六七十人皆健盜也各挾劔椎勢甚獍日  
祥曰若等皆至矣今夜第先共一醉可乎衆曰諾椎  
數牛酒再行日祥曰衆好漢醉矣無以為歡歌者歌  
舞者舞手拍角觥各從其好盜曰善皆釋劔椎日祥  
從者輒已去劔椎日祥起舞始長嘯從者皆嘯伏兵  
皆起盜拱手就擒自是瓌羅州而邑無狗吠之警矣  
日祥常借南平民家鷹數日將遠之民訴於倅倅大  
臣子逢日祥衆詒之日祥曰某雖武夫位則乃上官  
也公侮辱之可也即取鷹而裂之投南平倅徐命輦  
出座中大驚官至節度使而卒年五十三

洪禹祚南陽人出自將家美鬚髯便弓馬少遊俠邪  
間長安諸少年憚其趨勇莫敢近中武科顧地寒不  
得用得一僉使而止家貧無以為生從舊時所遊而  
寄食嘗從其族人某為朔州倅者某新購胡馬而騎  
之馬甚悍躡鬣莫能制獨禹祚當厩而立馬垂頭受  
制甚馴某念其馬從禹祚馭而已不能馭縛之槽令  
羣卒亂擣之馬額卧將死禹祚隣之自為檢菴豆視  
之甚勤而後得甦某罷官歸諸客各有所資禹祚獨  
請胡馬徒鞍而跨振鬣長鳴超險如飛及至京司僕  
寺聞其神駿購入內厩厩卒憚其悍餓殺之

全百祿等三人皆豪俊之尤其碌碌無所知名雖少  
試之營鎮豈能盡其材哉使當 孝廟時得備北伐  
之用必橫戈躍馬奮功名於遼瀋之間惜乎其不當  
時也如百祿者又伉直不徇人卒能以是自按亦盛  
時之風也

刑公祁利衰

刑公失其姓名大靜縣塞達里民也大靜在南海中  
土瘠確穀不茂刑公力農不自給歲且歛飢甚盜隣  
家牛事覺被刑於縣既出嘆曰吾不能忍飢而陷於  
盜何面目立於世乎即入漢拏山食木實松葉後二

十餘年樵夫遇之散髮被薜荔毛遍體長數寸許目  
閃閃如電不類人形以能言故知其為大靜縣塞達  
里人也欲與俱歸曰山中甚樂不願歸也高歌而行  
行步如飛遂失所在濟州人謂之刑仙

祁利衰者石堂金公相定之奴也性樸直值歲饑不  
能自食為富家傭傭直賤間出行乞人多不與夕而  
訖所得不能食一日久而益窘於是喟然嘆曰甚矣  
吾生之苟也吾以糊口為事苦不能焉久而盜心生  
盜者吾所深恥也今如此吾寧死矣乎遂反鎖其外  
戶終日不出隣人固笑之再經宿而鎖之如故始恠

之爭相告來集穴壁而視之祁利衰斂手瞑目盤膝而坐如塑或呼之若不聞也有村媪聞之曰彼其死矣吾曩見其忽忽然不樂也既而由由然自得彼其死矣即具飯一盃羹一碗往呼其門曰翁何自苦如我具飯與羹待此翁出可一飽久之不應媪復泣而言非為飽也惟吾意是圖祁利衰乃曰感媪之義雖然媪亦貪安得繼我飽苟其長飽我吾又惡其無名媪速去媪立終日卒無奈何去之後數日祁利衰竟死其室中

盜者人之所惡也飢則犯之失其性也為有司者不能導之食而安其所乃反刑之非先王哀矜之義也若刑公者雖犯之能悔寤而自引卒能超然於物表祁利衰者恐流八於惡能辦一死而絕偷冒苟且之意皆賢於人一等矣

魚錫光洪楫

魚錫光字成之咸從人早中文科官負外郎聰明絕人每觀書目精觸紙紙若為之穿嘗公座客有示東坡所題寺壁詩者詩曰終歲荒茂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錫光諦視良久曰此謎語也終歲者十二月也荒茂者草田

也湖浦焦者水去也其於字也為青為苗為法貧女  
戴笠落柘條者為安為石阿儂者吳言也去家京洛  
者國也寇盜來剽者賊民也蓋謂青苗法安石誤國  
賊民也一坐大驚錫光為人孤特有苦節不肯與有  
力者俯仰登第十年其仕不達又不得一小縣以養  
親家道益貧恒並日而食能安之嘗取古今人禮說  
百餘家句擲字解以成書便於考校亦不得脫藁

正宗甲辰卒

洪楫者武人也中武科為軍門哨官 英宗嘗臨武  
臣講講書有曰丁肱予 英廟適御松節茶 教曰

汝安知丁肱予者予之擯人肱者也楫遷迤不對若  
有所思者 上教之再三楫離席伏卒不對 上疑  
其不知而故不對下兵曹棍之 上怒益甚曰彼妖  
惡物也棍不足蔽之吾將親訊而戮之左右侍臣皆  
惶恟無人色楫氣色安閑不異平日徐奏曰勇士不  
忘喪其元臣固不敢惜死第 上教異於臣所聞思  
之而未敢妄對故遲也 上問曰若何思對曰臣方  
講予幾板丁肱予註在上第幾板視之乃拒馬創也  
以其丁馬肱故名 上大奇之問有守令窠適舒川  
關守即除之 正宗大王適侍側見之及設壯勇營

問槌尚在已死矣  
士之踳躄困頓者輒曰不遇時矣 正宗大王求才  
如不及尺寸之能無不自試獨錫光困頓踳躄而終  
豈可曰不遇時哉錫光解東坡詩誠奇矣以彼之才  
不隨俗苟容以取功名者其操尤可言矣洪槌之得  
一守亦可謂遇時矣惜乎不能壽以究其用也

### 翠梅莫德

翠梅湖西公州吏金聲達女也聲達管雙樹山城軍  
餉穀幻簿書盜米四百石事覺繫獄者數年徵及其  
族黨族黨數十人皆破家觀察使欲誅之治狀本將

聞于 朝翠梅夜叩幕府而笑持一牒牒辭委曲懇  
惻讀不能竟然裨將等力不能救茅慰遣之翌日觀  
察使視衙民衆男女數百人喧譁盈庭翠梅被髮而  
前上階而泣曰乞蒙恩活父哀號淒酸見者無不泣  
下觀察使改容而聽即問彼民衆何為而至衆曰聲  
達罪固當誅且民等非聲達族黨直以孝女之故人  
各出穀一石可數百石乞以此贖其死觀察使曰若  
等且退吾將思之衆皆退翠梅不退蒲伏滄泣曰乞  
蒙恩活父裨將等亦以翠梅夜所訴者告觀察使惻  
然聲達出獄翠梅自父囚朝夕躬持飯飯往遺父數



年不懈如一日父聞當死不肯食翠梅叩首獄門外  
曰父不食兒請先死見食已逸翠梅時年十七  
莫德新溪民家女海西久饑而谷山府使金孝元以  
善賑聞民携一男一女就之食女即莫德也未幾民  
得惡疾莫德泣謂兄曰人言指血可治兄盍斷指以  
試之兄持刀不即決莫德曰疾久則不可救兄何惜  
膚如此取其刀即自割一指試之病果愈未幾民竟  
以癘死官聞莫德孝賞以米莫德即散以募飢民負  
土以葬朝夕必就川上淨地而奠雖風雨不廢數月  
莫德又死官為斂且葬旌其墓

昔緹縈以書感動天子免父於刑曹娥赴水抱父屍  
以出若二女子有之誠者不可偽翠梅懇曲由中能  
使人仁惻莫德血其指卒不能救父於癘身又不終  
何其能於人而不能於天也殆有命矣夫

趙節婦優人妻

趙節婦金川人也其父屠者也家在鄉墾傍每鄉先  
生談說古今賢者事教諸生節婦未嘗不竊聽喜為  
父誦之父固不喜也既長婦邑中富人富人子有惡  
疾節婦事之甚勤嫁數歲舉一女其夫死節婦度父  
必壞其節然為兒強食之同里少年有欲節婦者請

於屠者屠者曰吾女素烈不從我子必夜半多具人徒劫取之事可成也因受少年幣與約日為會節婦聞之慟曰吾所以不即死者為夫家兒苟不得守吾志何可顧夫家兒而生哉潛詣夫座笑甚哀退乳懷中兒作書繫兒腕託其兄之為邑人婦者解裙帶自縊死年二十二

優人妻湖南某邑巫也少而美夫之徒慕之具孝子眼往邀巫曰我某邑優也父祥在明日敢請娘以薦福巫信之與夫往優故引入山谷中甚僻迺即縛其夫巫顧曰老奴性妄喜乾妬每毒打我吾嘗恨之君

縛之甚善既縛欲刃之巫止之曰吾固欲彼死我與彼久居誠不忍見其死且屏我隱處而後殺之優即以巫八林中巫故媚之曰彼老而我壯彼醜而爾美我不從爾而何之出橐中飯掬以相哺拔優人佩刀切肉自啗之復以刀押肉而啖優優喜甚張口而受之巫力刺其喉而殺之解夫縛以歸屠與優賤者也辱人必數屠與優然或臨危而決死或以術而免夫死固男子之所難也賤者雖自賤而其不賤者存論人輒以地高下者何哉

金姬者黃州良家女也年十九為兵使尹重淵所畜未幾重淵病且死囑家人曰彼少而無子必嫁之姬聞之欲先自裁家人守之甚不得死久而後歸覲父母已而重淵兄恭淵以罪誅為恭淵嗣者重淵子也與妻竄海島妻生男於道名曰道生云姬聞重淵家覆將赴與之同死生其父母泣曰彼乃罪人家殘靡破敗人違棄之不暇况敢嚮通之乎若去將誰依若如未嘗嫁者而守若志姑衣食我而資其餘以畢汝生誠不負尹氏矣且吾不忍捨諸懷而投水火中也姬見父母意堅即納屣號泣於門父母亦無可奈何

即治僕馬資送之至則重淵家空虛而獨其妻在相見卒愕握手滂泣既而相歡愛若兄弟然久之重淵婦沒道生之母又蒙恩宥逸即沒道生在而纔六七歲初恭淵為將秉兵柄數十年富貨甲都下及被誅泮澳壞亂僮僕皆強梁不循法度田廬漫漶為射利者所乾沒姬一朝理家家事皆整齊不棼亂書籍器用皆具籍無所遺失家道復盛如恭淵時既而挈道生屏居揚州田舍里中無賴誘道生賭技以攘其貨姬曰是不可居兒自揚州遷之原州之伽倻數為酒食供鄰里讀書者請為道生談說古人言行得不為

外誘遷聞者皆樂為之師道生既娶不宜其妻姬誠  
勸其好合卒得諧其志姬年五十六而卒于尹氏凡  
為尹氏效勞者三十年家人檢其箴無一布縷自私  
者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古昔程嬰  
杵臼諸葛武侯之倫其至也此男子之所難如金姬  
者非由學而自能合仁義之道不亦異哉夫人不勝  
一朝之諒自輕其身而經溝瀆者固多矣金姬終能  
始貞固不渝其志又能持門戶以幹稱其材亦足偉  
矣

### 趙皖

趙皖平壤人父兵使東漸皖亦官兵使  正宗丁酉  
坐事謫濟州其故人金永綬為牧使而管謫人甚嚴  
每月朔望闕于庭以防走逸皖值天寒著毛裘永綬  
曰罪人安敢自便使人猝而裂之皖憤甚即病處囑  
官人上京者曰吾家在大興爾歸可傳吾某月某日  
死官人漫應之既而自京還至大興界而憇夢皖曰  
吾死矣若不傳吾家何也官人大驚覺直詣皖家告  
來時皖所言及皖告諸夢家人即往尋之皖果死皖  
臨沒謂主人曰歛我不可付我僮僮多詐又謂僮曰

若勿死我而多乾沒我且禍汝死之夕主人女子未  
笄忽張目奮拳作男子聲曰我趙兵使也亟擗某僮  
來僮自榻伏庭下神罵曰汝敢竊我歛時衣服幾件  
為我欲殺汝而不忍汝速出而焚之僮不敢匿焚之  
如神言神又恨永綬甚曰獨不念舊時情而象辱我  
乎淚隨下如雨或曰神誠憾彼何不懼之神曰彼命  
吏也不可侮也永綬聞之以為妖張威而出欲置女  
子于刑及見女子其聲音狀貌乃皖也即前而勞苦  
求綬且訕其薄因及少時事皆永綬所獨知也永綬  
異之而止柩返而神不去曰吾譖限未滿滿當去一

日謂主人曰具小舡如舡上張錦帆吾乃行主人如  
其言且具酒食以餞神醉飽而帆自動涉波濤以去  
見者無不流涕神忽返曰吾始譖吾妻知不復見贈  
一襦吾置架上而忘之婦人之襦不可褻也主人搜  
得之載于舟又曰吾當解此兵使而歸也遇某人於  
鉄嶺上 先王罪其人命戴纒笠之譖吾心憐之脫  
吾錦纒笠而與之至今不能忘聞其人子亦方譖此  
而不敢見彼亦知此否乎言訖舟動復去主人女子  
昏倒於地舟既遠乃蹶然起非復皖也  
昔子產有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皖世世武家建節鉞佩符綬掌三軍之重用物誠弘矣取精誠多矣又憤恚恨毒中心有不自得者其強死也魂魄鬱結而不散乃憑依於人以見靈異斯理固不可誣矣

牛尋傷首坐

牛尋者僧也貌朴而駸乞食于華山之太古寺久之不去僧徒苦之至訶叱窘辱尋恒嘻嘻而笑僧徒尤憤其所為舉杖欲擊之尋乃走數日復歸春洲金道洙讀書寺中從容語曰汝遭窘辱而獨無恙乎尋率爾答曰本無榮安知辱即又以痴語亂之道洙曰若

非庸人也獨不為吾一攄臆中所蘊乎尋遂欽膝而坐叢言皆竒道洙曰是所謂藐然喪其天下者也尋笑曰放勛乃不能喪其身獨喪其天下耶道洙益歎曰竒材也汝何自棄如草木乎尋又笑曰吾既不知有吾况知有名迹乎是日逃去道洙嘗遊伽耶山中遇僧義訥者具言之訥驚曰是僧常住是山三年人不知為異僧也

傷首坐者不知何許僧而寓於伽耶山自稱傷首坐首坐者僧長老之稱也形貌如木癭語音如稚犢寺僧恠駭之有一布士士至寺氣宇軒舉顧眄流彩吐

音鴻亮適有青庵經徒六七人來謁生乃繞繞談內  
與經徒相顧吐舌傷方坐睡東寮乃欠伸而起與生  
話傍人茫然不知為何語自晡時至夜深生起而長  
跪拱揖傷端坐不動忽俱起出至樓上時夜正中秋  
山空月明萬籟俱寂但嘿嘿相對如泥塑人向曉忽  
朗吟其韻節若金剛偈而其語不能解也明朝俱不  
知所去處

豪傑之人往往不能發舒其氣憤世嫉俗不顧失路  
之悲寧以身自托禪林沈冥物外不欲汨沒澗忍自  
同於流污其稱以異僧者非其志也使聖人者作彼

皆在弟子之列得以聞大道則必彬彬然成章矣余  
嘗讀論語微子篇多舉避世之人聖人思狂狷之士  
者亦有以夫

權克中李德字

權克中安東人能文章隱居古阜之天台山鍊丹不  
出其後坐化有虹自其屋發上燭于天註參同契行  
于世

李德字安邊人始居德源娶婦生女德字嘗掩捕其  
婦解衣與人私私者搏顙乞命德字笑曰吾豈為是  
殺汝乎汝欲吾妻乎與汝取去且并田宅悉汝畀唯

吾女非汝種也宜憐之長而擇所歸即去八黃龍山中結菴以居每腰大斧八山斫松得錢時送於私婦者俾養已女德宇時亦來見其人感而善待之德宇既益老更築土室於絕頂每夜中起拜北斗虎豹之屬環守其廬夜來朝去過之路必避匿能一食斗米亦能數日不食年八十餘上下層崖如飛

禪學之盛于東方在丹學後東方之丹學自金可紀始可紀八唐遇正陽真人傳得鍊金口訣東歸遞相傳授其源派甚明自禪學盛而漸就漸滅彼亦有莫能兩大者乎李德宇者非有得于丹學而能壽而健

不知其得道之由然由受氣之厚故歟





